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卷之八十三

經濟編

六曹類

兵曹

御夷

漢時冒頓爲單于數苦北邊高帝患之問劉敬劉敬曰天下初定士卒罷於兵未可以武服也冒頓殺父代立妻羣母以力爲威未可以仁義說也獨可以計久遠子孫爲臣耳然恐陛下不能爲上曰誠可何爲不能顧爲奈何劉敬對曰陛下誠能以適長公主妻之厚奉遺之彼知漢適女送厚蠻夷必慕以爲閼氏

殺父代立 稱外大父 敬自出嗣

生子必爲太子代單于何者貪漢重幣陛下以歲時漢所餘彼所鮮數問遺因使辨士風諭以禮節冒頓在固爲子壻死則外孫爲單于豈嘗聞外孫敢與大父抗禮者哉兵可無戰以漸臣也若陛下不能遣長公主而令宗室及後宮詐稱公主彼亦知不肯貴近無益也高帝曰善欲遣長公主呂后日夜泣曰妾唯太子一女奈何棄之匈奴上竟不能遣長公主而取家人子名爲長公主妻單于使劉敬往結和親約

單于有所愛閼氏生少子而單于欲廢太子冒頓立少子乃使冒頓質於月氏冒頓既質於月氏而頭曼

急擊月氏月氏欲殺冒頓冒頓盜其善馬騎之亡歸頭曼以爲壯令將萬騎冒頓乃作爲鳴鏑習勒其騎射令曰鳴鏑所射而不悉射者斬之行獵鳥獸有不射鳴鏑所射者輒斬之已而冒頓以鳴鏑自射其善馬左右或不敢射者冒頓立斬不射善馬者居頃之復以鳴鏑自射其愛妻左右或頗恐不敢射冒頓又復斬之居頃之冒頓出獵以鳴鏑射單于善馬左右皆射之于是冒頓知其左右皆可用從其父單于頭曼獵以鳴鏑射頭曼其左右亦皆隨鳴鏑而射殺單于頭曼遂盡誅其後母與弟及大臣不聽從者冒頓

自立爲單于冒頓既立是時東胡強盛聞冒頓殺父自立乃使使謂冒頓欲得頭曼時有千里馬冒頓問羣臣羣臣皆曰千里馬匈奴寶馬也勿與冒頓曰奈何與人鄰國而愛一馬乎遂與之千里馬居頃之東胡以爲冒頓畏之乃使使謂冒頓欲得單于一閼氏冒頓復問左右左右皆怒曰東胡無道乃求閼氏請擊之冒頓曰奈何與人鄰國愛一女子乎遂取所愛閼氏予東胡東胡王愈益驕西侵與匈奴間中有棄地莫居千餘里各居其邊爲甌脫東胡使使謂冒頓曰匈奴所與我界甌脫外棄地匈奴非能至也吾欲

有之冒頓問羣臣羣臣或曰此棄地予之亦可勿予亦可於是冒頓大怒曰地者國之本也奈何予之諸言予之者皆斬之冒頓上馬令國中有後者斬遂東襲擊東胡東胡初輕冒頓不爲備及冒頓以兵至擊大破滅東胡王而虜其民人及畜産既歸西擊走月氏南幷樓煩白羊河南王侵燕代悉復收秦所使蒙恬所奪匈奴地者與漢關故河南塞至朝那膚施遂侵燕代是時漢兵與項羽相距中國罷於兵革以故冒頓得自彊控弦之士三十餘萬

季布爲中郎將單于嘗爲書嫚呂后不遜呂后大怒

呂諸將議之上將軍樊噲曰臣願得十萬衆横行匈奴中諸將皆阿呂后意曰然季布曰樊噲可斬也夫高帝將兵四十萬衆困於平城今噲奈何以十萬衆横行匈奴中面欺且秦以事於胡陳勝等起於今創痍未瘳噲又面諛欲揺動天下是時殿上皆恐太后罷朝遂不復議擊匈奴事

單于遺漢書曰天所立匈奴大單于敬問皇帝無恙前時皇帝言和親事稱書意合歡漢邊吏侵侮右賢王右賢王不請聽後義盧侯難氏等計與漢吏相距絶二主之約離兄弟之親皇帝讓書再至發使以書

報不來漢使不至漢以其故不和鄰國不附今以小
吏之敗約故罰右賢王使之西求月氏擊之以天之
福吏卒良馬強力以夷滅月氏盡斬殺降下之定樓
蘭烏孫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國皆以為匈奴諸引弓
之民并為一家北州已定願寢兵休士卒養馬除前
事復故約以安邊民以應始古使少者得成其長老
者安其處世世平樂未得皇帝之志也故使郎中係
雩淺奉書請獻橐駞一匹騎馬二匹駕二駟皇帝即
不欲匈奴近塞則且詔吏民遠舍使者至即遣之以
六月中來至薪望之地書至漢議擊與和親孰便公

卿皆曰單于新破月氏乘勢不可擊且得匈奴地澤鹵非可居也和親甚便漢許之孝文皇帝前六年漢遺匈奴書曰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使中郎係雩淺遺朕書朕甚嘉之此古聖主之意也漢與匈奴約爲兄弟所以遺單于甚厚倍約離兄弟之親者常在匈奴然右賢王事已在赦前單于勿深誅單于若稱書意明告諸吏使無負約有信敬如單于書使者言單于自將伐國有功甚苦兵事服繡袷綺衣繡袷長襦錦袷袍各一比余一黃金飾具帶一黃金胥紕一繡十匹錦三十匹赤綈綠繒各四十匹使中大夫

意謁者令肩遺單于

單于初立文帝復遣宗人女翁主爲單于閼氏使宦者燕人中行說傅翁主說不欲行漢強使之說曰必我也爲漢患者中行說既至因降單于單于愛幸之初單于好漢繒絮食物中行說曰匈奴人衆不能當漢之一郡然所以強之者以衣食異無仰於漢今單于變俗好漢物漢物不過什二則匈奴盡歸於漢矣其得漢絮繒以馳草棘中衣袴皆裂敝以示不如旃裘堅善也得漢食物皆去之以示不如湩酪之便美也於是說教單于左右疏記以計識其人衆畜牧漢

遺單于書以尺一牘辭曰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所以遺物及言語云云中行說令單于以尺二寸牘及印封皆令廣大長倨驁其辭曰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單于敬問漢皇帝無恙所以遺物言語亦云云漢使或言匈奴俗賤老中行說窮漢使曰而漢俗屯戍從軍當發者其親豈不自奪溫厚肥美齎送飲食行戍乎漢使曰然說曰匈奴明以攻戰為事老弱不能鬬故以其肥美飲食壯健以自衛如此父子各得相保何以言匈奴輕老也漢使曰匈奴父子同穹廬臥父死妻其後母兄弟死盡妻其妻無冠帶

之飾闕庭之禮中行說曰匈奴之俗食畜肉飲其汁衣其皮畜食草飲水隨時轉移故其急則人習騎射寬則人樂無事約束徑易行君臣簡可久一國之政猶一體也父兄死則妻其妻惡種姓之失也故匈奴雖亂必立宗種今中國雖陽不取其父兄之妻親屬益疎則相殺至乃易姓皆從此類也且禮義之敝上下交怨而室屋之極生力屈焉夫力耕桑以求衣食築城郭以自備故其民急則不習戰攻緩則罷於作業嗟土室之人顧無喋喋佔佔冠固何當自是之後漢使欲辯論者中行說輒曰漢使毋多言顧漢所輸

匈奴繒絮米蘖令其量中必善美而已何以言爲乎且所給備善則已不備善而苦惡則候秋熟以騎馳蹂乃稼穡也

文帝後二年使使遺匈奴書曰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使當戶且渠雕渠難郎中韓遼遺朕馬二匹已至敬受先帝制長城以北引弓之國受命單于長城以內冠帶之室朕亦制之使萬民耕織射獵衣食父子母離臣主相安俱無暴虐今聞渫惡民貪降其趨倍義絕約忘萬民之命離兩主之歡然其事已在前矣書曰二國已和親兩主驩說寢兵休卒養馬世

兩遜而講俳

世昌樂翕然更始朕甚嘉之聖者日新改作更始使老者得息幼者得長各保其首領而終其天年朕與單于俱由此道順天恤民世世相傳施之無窮天下莫不咸嘉使漢與匈奴鄰敵之國匈奴處北地寒殺氣蚤降故詔吏遺單于秫蘖金帛絲絮它物歲有數今天下大安萬民熙熙獨朕與單于爲之父母朕追念前事薄物細故謀臣計失皆不足以離兄弟之驩朕聞天不頗覆地不偏載朕與單于皆捐細故俱蹈大道也墮壞前惡以圖長久使兩國之民若一家子元元萬民下及魚鼈上及飛鳥跂行喙息蠕動之類

莫不就安利辟危殆故來者不止天之道也俱去前事朕釋逃虜民單于毋言章尼等朕聞古之帝王約分明而不食言單于留志天下大安和親之後漢過不先單于其察之單于旣約和親於是制詔御史匈奴大單于遺朕書和親已定亡人不足以益衆廣地匈奴無入塞漢無出塞犯令約者殺之可以久親後無咎俱便朕已許其布告天下使明知之

武帝巡邊親至朔方勒兵十八萬騎以見武節而使郭吉風告單于郭吉旣至匈奴匈奴主客問所使郭吉卑禮好言曰吾見單于而口言單于見吉吉曰南

抑漢神氣

越王頭已懸於漢北闕矣今單于能前與漢戰天子自將兵待邊單于即不能亟南面而臣於漢何但遠走亡匿於幕北寒苦無水草之地為語卒而單于大怒立斬主客見者而留郭吉不歸遷辱之北海上而單于終不敢為寇於漢邊

昭漢元氣

匈奴渾邪王率衆來降漢發車二萬乘縣官無錢從民貰馬民或匿馬馬不具武帝怒欲斬長安令汲黯曰長安令無罪獨斬黯民乃肯出馬且匈奴畔其主而降漢漢徐以縣次傳之何至令天下騷動罷弊中國而以事夷狄之人乎上默然及渾邪至賈人與市

者坐當死者五百餘人黯請間見高門曰夫匈奴攻當路塞絕和親中國興兵誅之死傷者不可勝計而費以巨萬百數臣愚以爲陛下得胡人皆以爲奴婢以賜從軍死事者家所鹵獲因予之以謝天下之苦塞百姓之心今縱不能渾邪率數萬之衆來降虛府庫賞賜發良民侍養譬若奉驕子愚民安知市買長安中物而文吏繩以爲闌出財物於邊關乎陛下縱不能得匈奴之資以謝天下又以微文殺無知者五百餘人是所謂庇其葉而傷其枝者也臣竊爲陛下不取也上默然不許曰吾久不聞汲黯之言今又復

妥綏矣

呼韓邪之敗也左伊秩訾王爲呼韓邪計勸令稱臣入朝事漢從漢求助如此匈奴乃定呼韓邪議問諸大臣皆曰不可匈奴之俗本上氣力而下服役以馬上戰鬬爲國故有威名於百蠻戰死壯士所有也今兄弟爭國不在兄則在弟雖死猶有威名子孫常長諸國漢雖強猶不能兼并匈奴奈何亂先古之制臣事於漢卑辱先單于爲諸國所笑雖如是而安何以復長百蠻左伊秩訾曰不然強弱有時今漢方盛烏孫城郭諸國皆爲臣妾自且鞮侯單于以來匈奴日

削不爲取復雖屈强於此未嘗一日安也今事漢則安存不事則危亡計何以過此諸大臣相難久之呼韓邪從其計引衆南近塞遣子右賢王銖婁渠堂入侍郅支單于亦遣子右大將駒於利受入侍是歲甘露元年也明年呼韓邪單于款五原塞願朝三年正月宣帝遣車騎都尉韓昌近發過所七郡郡二千騎爲陳道上單于正月朝天子於甘泉宮漢寵以殊禮位在諸侯王上贊謁稱臣而不名賜以冠帶衣裳黄金璽盭綬玉具劍佩刀弓一張矢四發棨戟十安車一乘鞍勒一具馬十五匹黄金二十斤錢二十萬衣

被七十七襲錦繡綺縠雜帛八千匹絮六千斤禮畢使使者道單于先行宿長平上自甘泉宿池陽宮上登長平詔單于毋謁其左右當戶之羣臣皆得列觀及諸蠻夷君長王侯數萬咸迎於渭橋下夾道陳上登渭橋咸稱萬歲單于就邸留月餘遣歸國單于自請願留居光祿塞下有急保漢受降城宣帝遣長樂衛尉高昌侯董忠車騎都尉韓昌將騎萬六千又發邊郡士馬以千數送單于出朔方雞鹿塞詔忠等留衛單于助誅不服又轉邊穀米糒前後三萬四千斛給贍其食是歲郅支單于亦遣使奉獻漢遇之甚厚

明年兩單于俱遣使朝獻漢待呼韓邪使有加明年呼韓邪單于復入朝禮賜如初加衣百一十襲錦帛九千匹絮八千斤以有屯兵故不復發騎爲送

成帝時康居遣子侍漢貢獻然自以絕遠不肯與諸國相望都護郭舜上言本匈奴盛時非以兼有烏孫康居故也及其稱臣妾非以失二國也漢雖以受其質子然三國內相輸遺交通如故亦相候伺見便則發合不能相親信離不能相臣役以今言之結配烏孫竟未有益反爲中國生事然烏孫既結在前今與匈奴俱稱臣義不可拒而康居驕黠訖不肯拜使者

都護吏至其國坐之烏孫諸使下王及貴人先飲食已乃飲啗都護吏故爲無所省以夸旁國以此度之何故遣子入侍其欲賈市爲好辭之詐也匈奴百蠻大國今事漢甚備聞康居不拜且使單于有自下之意宜歸其侍子絕勿復使以章漢家不通無禮之國敦煌酒泉小郡及南道八國給使者往來人馬驢橐駝食皆苦之空罷耗所過送迎驕黠絕遠之國非至計也

漢與匈奴數爲邊害故設金爵之賞以待降者今單于詘體稱臣列爲北藩遣使朝賀無有二心漢家接

之宜異於往時今既享單于聘貢之質而更受其逋逃之臣是貪一夫之得而失一國之心擁有罪之臣而絕慕義之君也假令單于初立欲委身中國未知利害私使伊邪莫演詐降以卜吉凶受之虧德沮善令單于自疏不親邊吏或者設爲反間欲因而生隙受之適合其策使得歸曲而直責此誠邊境安危之原師旅動靜之首不可不詳也不如勿受以昭日月之信抑詐諼之謀懷附親之心便（谷永受伊邪莫演降議）

臣聞六經之治貴於未亂兵家之勝貴於未戰二者皆微然而大事之本不可不察也今單于上書求朝

國家不許而辭之臣愚以爲漢與匈奴從此隙矣夫北地之狄五帝所不能臣三王所不能制其不可使隙甚明臣不敢遠稱請引秦以來明之以秦始皇之彊蒙恬之威帶甲四十餘萬然不敢窺西河迺築長城以界之會漢初興以高祖之威靈三十萬衆困於平城士或七日不食時奇譎之士石畫之臣甚衆卒其所以脫者世莫得而言也又高皇后嘗忿匈奴羣臣庭議樊噲請以十萬衆橫行匈奴中季布曰噲可斬也妄阿順指於是大臣權書遺之然後匈奴之結解中國之憂平及孝文時匈奴侵暴北邊候騎至雍

甘泉京師大駭發三將軍屯細柳棘門霸上以備之數月迺罷孝武即位設馬邑之權欲誘匈奴使韓安國將三十萬衆徼於便墜匈奴覺之而去徒費財勞師一虜不可得見况單于之面乎其後深惟社稷之計規恢萬載之策迺大興師數十萬使衛青霍去病操兵前後十餘年於是浮西河絕大幕破寘顏襲王庭窮極其地追奔逐北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以臨翰海虜名王貴人以百數自是之後匈奴震怖益求和親然而未肯稱臣也且夫前世豈樂傾無量之費役無罪之人快心於狼望之北哉以為不一勞者不

久佚不暫費者不永寧是以忍百萬之師以摧餓虎之喙運府庫之財填盧山之壑而不悔也至本始之初匈奴有桀心欲掠烏孫侵公主迺發五將之師十五萬騎獵其南而長羅侯以烏孫五萬騎震其西皆至質而還時鮮有所獲徒奮揚威武明漢兵若風雷耳雖空行空反尚誅兩將軍故北狄不服中國未得高枕安寢也逮至元康神爵之間大化神明鴻恩溥洽而匈奴內亂五單于爭立日逐呼韓邪攜國歸死扶伏稱臣然尚羈縻之計不顓制自此之後欲朝者不距不欲者不彊何者外國天性忿鷙形容魁健負

力怙氣難化以善易隷以惡其疆難詘其和難得故未服之時勞師遠攻傾國殫貨伏尸流血破堅拔敵如彼之難也既服之後慰薦撫循交接賂遺威儀俯仰如此之備也往時嘗屠大宛之城蹈烏桓之壘探姑繒之壁藉蕩姐之場艾朝鮮之旃拔兩越之旗近不過旬月之役遠不離二時之勞固已犂其庭掃其閭郡縣而置之雲徹席卷後無餘菑惟北狄爲不然眞中國之堅敵也三垂比之懸矣前世重之茲甚未易可輕也今單于歸義懷款誠之心欲離其庭陳見於前此迺上世之遺策神靈之所想望國家雖費不

得已者也奈何距以未厭之辭疏以無日之期消往昔之恩開將來之隙夫歎而隙之使有恨心負前言緣往辭歸怨於漢因以自絕終無北面之心威之不可諭之不能焉得不爲大憂乎夫明者視於無形聰者聽於無聲誠先於未然即蒙恬樊噲不復施棘門細柳不復備馬邑之策安所設衛霍之功何得用五將之威安所震不然一有隙之後雖智者勞心於內辯者轂擊於外猶不若未然之時也且往者圖西域制車師置城郭都護三十六國費歲以百萬計者豈爲康居烏孫能踰白龍堆而寇西邊哉廼以制匈奴

也夫百年勞之一日失之費十而愛一臣竊爲國不安也惟陛下少留於未亂未戰以遏邊萌之禍哀帝寤更報單于書而許之（楊雄諫不受單于朝書）

北匈奴遣使詣闕貢裘馬乞和親幷求音樂光武下三府議酬答之宜司徒掾班彪奏　臣聞孝宣皇帝勅邊守尉曰匈奴大國多變詐交接得其情則却敵折衝應對入其數則反爲輕欺今北匈奴見南單于來附懼謀其國故數乞和親又遠驅牛馬與漢合市重遣名王多所貢獻斯皆外示富彊以相欺誕也臣見其獻益重知其國益虛歸親愈數爲懼愈多然今

既未獲助南則亦不宜絕北。羈縻之義禮無不答謂可頗加賞賜畧與所獻相當明加曉告以前世呼韓邪郅支行事報答之辭令必有適今立稿草并上曰單于不忘漢恩追念先祖舊約欲修和親以輔身安國計議甚高爲單于嘉之往者匈奴數有乖亂呼韓邪郅支自相讐隙並蒙孝宣皇帝垂恩救護故各遣侍子稱藩保塞其後郅支忿戾自絕皇澤而呼韓附親忠孝彌著及漢滅郅支遂保國傳嗣子孫相繼今南單于攜衆南向款塞歸命自以呼韓嫡長次第當立而侵奪失職猜疑相背數請兵將歸埽北庭策謀紛

紘無所不至惟念斯言不可獨聽又以北單于比年
貢獻欲修和親故拒而未許將以成單于忠孝之義
漢秉威信總率萬國日月所照皆爲臣妾殊絕百蠻
義無親疎服順者褒賞畔逆者誅罰善惡之効呼韓
郅支是也今單于欲修和親款誠已達何嫌而欲率
西域諸國俱來獻見西域國屬匈奴與屬漢何異單
于數連兵亂國內虛耗貢物裁以通禮何必獻馬裘
今齎雜繒五百匹弓鞬韣丸一矢四發遣遺單于又
賜獻馬左骨都侯右谷蠡王雜繒各四百匹斬馬劒
各一單于前言先帝時所賜呼韓邪竽瑟空侯皆敗

願復裁賜念單于國尚未安方厲武節以戰攻爲務竽瑟之用不如良弓利劒故未以齎朕不愛小物於單于便宜所欲遣驛以聞帝悉納從之

今涼州部皆有降羌羌胡被髮左衽而與漢人雜處習俗既異言語不通數爲小吏黠人所見侵奪窮恚無聊故致反叛夫蠻夷寇亂皆爲此也舊制益州部置蠻夷騎都尉幽州部置領烏桓校尉涼州部置護羌校尉皆持節領護理其怨結歲時循行問所疾苦又數遣使驛通導動靜使塞外羌夷爲吏耳目州郡因此可得儆備令宜復如舊以明威防 上虞降羌疏

十六年奉車都尉竇固出擊匈奴以班超爲假司馬將兵別擊伊吾戰於蒲類海多斬首虜而還固以爲能遣與從事郭恂俱使西域超到鄯善鄯善王廣奉超禮敬甚備後忽更疎懈超謂其官屬曰寧覺廣禮意薄乎此必有北虜使來狐疑未知所從故也明者睹未萌况已著邪乃召侍胡詐之曰匈奴使來數日今安在乎侍胡惶恐具服其狀超乃閉侍胡悉會其吏士三十六人與共飲酒酣因激怒之曰卿曹與我俱在絕域欲立大功以求富貴今虜使到纔數日而王廣禮敬即廢如令鄯善收吾屬送匈奴骸骨長爲

豺狼食矣爲之奈何官屬皆曰今在危亡之地死生從司馬超曰不入虎穴不得虎子當今之計獨有因夜以火攻虜使彼不知我多少必大震怖可殄盡也滅此虜則鄯善破膽功成事立矣衆曰當與從事議之超怒曰吉凶決於今日從事文俗吏聞此必恐而謀泄死無所名非壯士也衆曰善初夜遂將吏士往奔虜營會天大風超令十人持鼓藏虜舍後約曰見火然皆當鳴鼓大呼餘人悉持兵弩夾門而伏超乃順風縱火前後鼓譟虜衆驚亂超手格殺三人吏兵斬其使及從士三十餘級餘衆百許人悉燒死明日

乃還告郭恂恂大驚既而色動超知其意舉手曰掾雖不行班超何心獨擅之乎恂乃悅超於是召鄯善王廣以虜使首示之一國震怖超曉告撫慰遂納子爲質還奏於竇固固大喜具上超功效并求更選使使西域帝壯超節詔固曰吏如班超何故不遣而更選乎今以超爲軍司馬令遂前功超復受使固欲益其兵超曰願將本所從三十餘人足矣如有不虞多益爲累是時於窴王廣德新攻破莎車遂雄張南道而匈奴遣使監護其國超既西先至於窴廣德禮意甚疎且其俗信巫巫言神怒何故欲向漢漢使有騧

馬急求取以祠我廣德乃遣使就超請馬超密知其狀報許之而令巫自來取馬有頃巫至超即斬其首以送廣德因辭讓之廣德素聞超在鄯善誅滅虜使大惶恐即攻殺匈奴使者而降超超重賜其王以下因鎮撫焉

臣竊見先帝欲開西域故北擊匈奴西使外國鄯善於寘即時向化今拘彌莎車疏勒月氏烏孫康居復願歸附欲共并力破滅龜茲平通漢道若得龜茲則西域未服者百分之一耳臣伏自惟念卒伍小吏實願從谷吉效命絕域庶幾張騫棄身曠野昔魏絳列

國大夫尚能和輯諸戎況臣奉大漢之威而無鉛刀一割之用乎前世議者皆曰取三十六國號爲斷匈奴右臂今西域諸國自日之所入莫不向化大小欣欣貢奉不絕唯焉耆龜茲獨未服從臣前與官屬三十六人奉使絕域備遭艱危自孤守疏勒於今五載胡夷情數臣頗識之問其城郭大小皆言倚漢與依天等以是效之則葱領可通葱領通則龜茲可伐今宜拜龜茲侍子白霸爲其國王以步騎數百送之與諸國連兵歲月之間龜茲可禽以夷狄攻夷狄計之善者也臣見莎車疏勒田地肥廣草牧饒衍不比敦

煌鄯善閒也兵可不費中國而糧食自足且姑墨溫
宿二王特爲龜兹所置既非其種更相厭苦其執必
有降反若二國來降則龜兹自破願下臣章參考行
事誠有萬分死復何恨臣超區區特蒙神靈竊冀未
便僵仆目見西域平定陛下舉萬年之觴薦勳祖廟
布大喜於天下請兵疏

班超被徵以戊巳校尉任尚爲都護與超交代尚謂
超曰君侯在外國三十餘年而小人猥承君後任重
慮淺宜有以誨之超曰年老失智任君數當大位豈
班超所能及哉必不得已願進愚言塞外吏士本非

用任尚一句年老失智

孝子順孫。皆以罪過徙補邊屯。而蠻夷懷鳥獸之心。難養易敗。今君性嚴急。水清無大魚。察政不得下和。宜蕩佚簡易。寬小過。總大綱而已。超去後。尚私謂所親曰。我以班君當有奇策。今所言平平耳。尚至數年。而西域反亂。以罪被徵。如超所戒

章帝時。鮮卑入左地。擊北匈奴。大破之。斬優留單于。取其匈奴皮而還。北庭大亂。屈蘭儲卑胡都須等五十八部。口二十萬。勝兵八千人。詣雲中五原朔方北地降。單于宣立三年薨。單于長之弟屯屠何立。休蘭尸逐侯鞮單于屯屠何章和二年立。時北虜大亂。加

以饑蝗降者前後而至南單于將并北庭會肅宗崩竇太后臨朝其年七月單于上言臣累世蒙恩不可勝數孝章皇帝聖思遠慮遂欲見成就故令烏桓鮮卑討北虜斬單于首級破壞其國今所新降虛渠等詣臣自言去歲三月中發虜廷北單于創刈南兵又畏丁令鮮卑遯逃遠去依安侯河西今年正月骨都侯等復共立單于異母兄右賢王爲單于其人以兄弟爭立並各離散臣與諸王骨都侯及新降渠帥雜議方略皆曰宜及北虜分爭出兵討伐破北河南并爲一國令漢家長無北念又今月八日新降右須日

逐鮮堂輕從虜庭遠來詣臣言北虜諸部多欲內顧但恥自發遣故未有至者若出兵奔擊必有響應今年不往恐復并一臣伏念先父歸漢以來被蒙覆載嚴塞明候大兵擁護積四十年臣等生長漢地開口仰食歲時賞賜動輒億萬雖垂拱安枕慙無報効之地願發國中及諸部故胡新降精兵遣左谷蠡王師子左呼衍日逐王須訾收萬騎出朔方左賢王安國右大且渠王交勒蘇將萬騎出居延期十二月同會虜地臣將餘兵萬人屯五原朔方塞以爲拒守臣素愚淺又兵衆單少不足以防內外願遣執金吾耿秉

度遼將軍鄧鴻及西河雲中五原朔方上郡太守并力而北令北地安定太守各屯要害冀因聖帝威神一舉平定臣國成敗要在今年已勑諸部嚴兵馬訖九月龍祠悉集河上唯陛下裁哀省察太后以示耿秉秉上言昔武帝殫極天下欲臣虜匈奴未遇天時事遂無成宣帝之世會呼韓來降故邊人獲安中外為一生人休息六十餘年及王莽篡位變更其號耗擾不止單于乃畔光武受命復懷納之緣邊壞郡得以還復烏桓鮮卑咸脇歸義威鎮四夷其效如此今幸遭天授北虜分爭以夷伐夷國家之利宜可聽許

秉因自陳受恩分當出命效用太后從之永元元年以秉為征西將軍與車騎將軍竇憲率騎八千與度遼兵及南單于衆三萬騎出朔方擊北虜大破之北單于奔走首虜二十餘萬人

鮮卑破北匈奴而南單于乘此請兵北伐因欲還歸舊庭時竇太后臨朝議欲從之宋意上疏　夫戎狄之隔遠中國幽處北極界以沙漠簡賤禮義無有上下強者為雄弱即屈服自漢興以來征伐數矣其所尅獲曾不補害光武皇帝躬服金革之難深昭天地之明故因其來降羈縻畜養邊人得生勞役休息於

茲四十餘年矣今鮮卑奉順斬獲萬數中國坐享大功而百姓不知其勞漢興功烈於斯爲盛所以然者夷虜相攻無損漢兵者也臣察鮮卑侵伐匈奴正是利其抄掠及歸功聖朝實由貪得重賞今若聽南虜還都北庭則不得不禁制鮮卑鮮卑外失暴掠之願內無功勞之賞豺狼貪婪必爲邊患今北虜西遁請求和親宜因其歸附以爲外扞巍巍之業無以過此若引兵費賦以順南虜則坐失上略去安卽危矣誠不可許

護羌校尉張紆誘誅燒當種羌迷吾等由是諸羌大

怒謀欲報怨朝廷憂之公卿舉鄧訓代紆為校尉諸
羌激忿遂相與解仇結婚交質盟詛衆四萬餘人期
氷合渡河攻訓先是小月氏胡分居塞內勝兵者二
三千騎皆勇健富強每與羌戰常以少制多雖首鼠
兩端漢亦時收其用時迷吾子迷唐別與武威種羌
合兵萬騎來至塞下未敢攻訓先欲脅月氏胡訓擁
衛稽故令不得戰議者咸以羌胡相攻縣官之利以
夷伐夷不宜禁護訓曰不然今張紆失信衆羌大動
經常屯兵不下二萬轉運之費空竭府帑涼州吏人
命縣絲髮今因其迫急以德懷之庶能有用遂令開

城及所居園門悉驅羣胡妻子內之嚴兵守衛羌掠無所得又不敢逼諸胡因即解去由是湟中諸胡皆言漢家常欲鬬我曹今鄧使君待我以恩信開門內我妻子乃得父母咸歡喜叩頭曰唯使君所命訓遂撫養其中少年勇者數百人以爲義從羌胡俗耻病死每病臨困輒以刀自刺訓聞有困疾者輒拘持縛束不與兵刃使醫藥療之愈者非一於是賞賂諸羌種使相招誘迷唐伯父號迷吾乃將其母及種人八百戶自塞外來降訓因發湟中秦胡羌兵四千人出塞掩擊迷唐於寫谷斬首虜六百餘人得馬牛羊萬

餘頭迷唐乃去大小榆居頗巖谷衆悉破散其春復欲歸故地就田業訓乃發湟中六千人令長史任尚將之縫革爲船置于箄上以渡河掩擊迷唐盧落大豪多所斬獲復追逐奔北會尚等夜爲羌所攻於是義從羌胡并力破之斬首前後一千八百餘級獲生口二千人馬牛羊三萬餘頭迷唐遂收其餘部遠徙廬落西行千餘里諸附落小種皆背畔之燒當豪帥東號稽顙歸死餘皆款塞納質於是綏接歸附威信大行遂罷屯兵各令歸郡唯置弛刑徒二千餘人分以屯田爲貧人耕種修理城郭塢壁而已

和帝時竇憲復出屯武威明年北單于為耿夔所破遁走烏孫塞北地空餘部不知所屬憲自矜已功欲結恩北虜乃上立降者鹿蠡王阿佟為北單于置中郎將領護如南單于故事事下公卿議太尉宋由太常丁鴻光祿勳耿秉議可許袁安與任隗奏以為光武招懷南虜非謂可永安內地正以權時之筭可以扞禦北狄故也今朔漠既定宜令南單于反其北庭幷領降衆無緣復更立阿佟以增國費宗正劉方司農尹睦同安議事奏未以時定袁安懼憲計遂行乃獨上封事光武皇帝所以立南單于者欲安南定北

之策也恩德甚備故匈奴遂分邊境無患孝明皇帝奉承先意不敢失墜赫然命將爰伐塞北至於章和之初降者十餘萬人議者欲置之濱塞東至遼東太尉宋由光祿勳耿秉皆以為失南單于心不可先帝從之陛下奉承鴻業大開疆宇大將軍遠師討伐席卷北庭此誠宣明祖宗崇立弘勳者也宜審其終以成厥功伏念南單于屯先舉衆歸德自蒙恩以來四十餘年三帝積累以遺陛下陛下深宜遵述先志成就其業況屯首創大謀空盡北虜輟而弗圖更立新降以一朝之計違三世之規失信於所養建立於無

功今若失信於一也則百蠻不敢復保誓矣又烏桓鮮卑新殺北單于凡人之情咸畏仇讎今立其弟則二虜懷怨且漢故事供給南單于費直歲一億九十餘萬西域歲七千四百八十萬今北庭彌遠其費過倍是乃空盡天下而非建策之要也

班勇少有父風安帝時西域反叛以勇爲軍司馬與兄雄俱出敦煌迎都護及西域甲卒而還因罷都護後西域絕無漢吏十餘年元初六年敦煌太守曹宗遣長史索班將千餘人屯伊吾車師前王及鄯善王皆來降班後數月北單于與車師後部遂共攻殺班

進擊走前王略有北道鄯善王急求救於曹宗宗因此請出兵五千人擊匈奴報索班之恥因復取西域鄧太后召勇詣朝堂會議先是公卿多以為宜閉玉門關遂棄西域勇上議曰昔孝武皇帝患匈奴彊盛兼總百蠻以逼障塞於是開通西域離其黨與論者以為奪匈奴府藏斷其右臂遭王莽篡盜徵求無厭胡夷忿毒遂以背叛光武中興未遑外事故匈奴負彊驅率諸國及至永平再攻敦煌河西諸郡城門晝閉孝明皇帝深惟廟策乃命虎臣出征西域故匈奴遠遁邊境得安及至永元莫不內屬會間者羌亂西

域復絕北虜遂遣責諸國備其逋租高其價直嚴以期會鄯善車師皆懷怨憤思樂事漢其路無從前所以時有叛者皆由牧養失宜還爲其害故也今曹宗徒恥於前負欲報雪匈奴而不尋出兵故事未度當時之宜也夫要功荒外萬無一成若兵連禍結悔無及已況今府藏未克師無後繼是示弱於遠夷暴短於海內臣愚以爲不可許也舊敦煌郡有營兵三百人今宜復之復置護西域副校尉居於敦煌如永元故事又宜遣西域長史將五百人屯樓蘭西當焉耆龜茲徑路南彊鄯善于窴心膽北扞匈奴東近敦煌

如此誠便尙書問勇曰今立副校尉何以爲便又置
長史屯樓蘭利害云何勇對曰昔永平之末始通西
域初遣中郞將居敦煌後置副校尉於車師旣爲胡
虜節度又禁漢人不得有所侵擾故外夷歸心匈奴
畏威今鄯善王尤還漢人外孫若匈奴得志則尤還
必死此等雖同鳥獸亦知避害若出屯樓蘭足以招
附其心愚以爲便長樂衛尉鐔顯廷尉綦毋參司隸
校尉崔據難曰朝廷前所以棄西域者以其無益於
中國而費難供也今車師已屬匈奴鄯善不可保信
一旦反覆班將能保北虜不爲邊害乎勇對曰今中

國置州牧者以禁郡縣姦猾盜賊也若州牧能保盜賊不起者臣亦願以要斬保匈奴之不爲邊害也今通西域則虜埶必弱而爲患微矣孰與歸其府藏續其斷臂哉今置校尉以扞撫西域設長史以招懷諸國若棄而不立則西域望絕望絕之後屈就北虜緣邊之郡將受困害恐河西城門必復有晝閉之儆矣今不廓開朝廷之德而拘屯戍之費若北虜遂熾豈安邊久長之策哉太尉屬毛軫難曰今若置校尉則西域絡繹遣使求索無厭與之則費難供不與則失其心一旦爲匈奴所迫當復求救則爲役大矣勇對

曰今設以西域歸匈奴而使其恩德大漢不爲鈔盜則可矣。如其不然。則因西域租入之饒。兵馬之衆。以擾動緣邊。是爲富仇讎之財。增暴夷之埶也。置校尉者宣威布德以繫諸國內向之心。以疑匈奴覬覦之情。而無費財耗國之慮也且西域之人無他求索其來入者不過稟食而已今若拒絕。執歸北屬夷虜。并力以寇并涼。則中國之費。不止十億置之誠便。於是從勇議復敦煌郡營兵三百人置西域副校尉居敦煌雖復羈縻西域然亦未能出屯其後匈奴果數與車師共入寇鈔河西大被其害

西羌反叛征西將軍馬賢往征之而稽久不進馬融知其將敗上疏　今雜種諸羌轉相鈔盜宜及其未並亟遣深入破其支黨而馬賢等處處留滯羌胡百里望塵千里聽聲今逃匿避回漏出其後則必侵寇三輔為民大害臣願請賢所不可用關東兵五千裁假部隊之號盡力率厲埋根行首以先吏士三旬之中必克破之臣少習學兼不更武職猥陳此言必受誣罔之辜昔毛遂廝養為衆所蚩終以一言克定從要臣懼賢等專守一城言攻於西而羌出於東且其將士必有高克潰叛之變朝廷不能用又陳星孛參

畢參西方之宿。畢爲邊兵。至於分野。并州是也。西戎北狄殆將起乎。宜備二方。

北虜連與車師入寇河西朝廷不能禁議者因欲閉玉門陽關以絕其患敦煌太守張璫上書陳三策北虜呼衍王常展轉蒲類秦海之間專制西域共爲寇鈔今以酒泉屬國吏士二千餘人集昆侖塞先擊呼衍王絕其根本因發鄯善兵五千人脅車師後部。此上計也若不能出兵可置軍司馬將士五百人四郡供其犂牛穀食出據柳中此中計也如又不能則宜棄交河城收鄯善等悉使入塞此下計也

順帝時隴西鍾羌反校尉馬賢將七千餘人擊之戰於臨洮斬首千餘級皆率種人降自是涼州無事尚書僕射虞詡上疏曰臣聞子孫以奉祖爲孝君上以安民爲明此高宗周宣所以上配湯武也禹貢雍州之域厥田惟上且沃野千里穀稼殷積又有龜茲鹽池以爲民利水草豐美土宜產牧牛馬銜尾羣羊塞道北阻山河乘阸據險因渠以溉水舂河漕用功省少而軍糧饒足故孝武皇帝及光武築朔方開西河置上郡皆爲此也而遭元元無妄之災衆羌內潰郡縣兵荒二十餘年夫棄沃壤之饒損自然之財不可

謂稍離河山之阻守無險之處難以爲固今三郡未復園陵單外而公卿選懦容頭過身張解設難但計所費不圖其安宜開聖德考行所長、

叛羌零吾等與先零別種寇鈔關中護羌校尉段熲坐徵後先零諸種陸梁覆沒營塢皇甫規素悉羌事志自奮効上疏　自臣受任志竭愚鈍實賴兗州刺史牽顥之清猛中郎將宗資之信義得承節度幸無咎譽今猾賊就滅太山略平復聞羣羌並皆反逆臣生長邠岐年五十有九昔爲郡吏再更叛羌豫籌其事有誤中之言臣素有固疾恐犬馬齒窮不報大恩

願乞冗官備單車一介之使勞來三輔宣國威澤以所習地形兵埶。佐助諸軍。臣竊居孤危之中。坐觀郡縣已數十年矣。自鳥鼠至於東岱。其病一也。力求猛敵。不如淸平。勤明吳孫。未若奉法。前變未遠。臣誠戒之。是以越職。盡其區區

羌胡反亂。殘破并涼。大將軍鄧騭以軍役方費。事不相贍。欲棄涼州。并力北邊。乃會公卿集議。騭曰。譬若衣敗壞。一以相補。猶有所完。若不如此。將兩無所保。議者咸同。虞詡聞之。乃說李修曰。竊聞公卿定策。當棄涼州。求之愚心。未見其便。先帝開拓土宇。劬勞後

定而今憚小費舉而棄之凉州既棄。即以三輔爲塞。三輔爲塞則園陵單外。此不可之甚者也。諺曰關西出將關東出相觀其習兵壯勇實過餘州今羌胡所以不敢入據三輔爲心腹之害者。以凉州在後故也。其土人所以推鋒執銳無反顧之心者。爲臣屬於漢故也。若棄其境域徙其人庶安土重遷必生異志如使豪雄相聚席卷而東雖賁育爲卒太公爲將猶恐不足當禦議者喻以補衣猶有所完詡恐其疽食侵淫而無限極棄之非計修曰吾意不及此微子之言幾敗國事然則計當安出詡曰今凉土擾動人情不

安邊一策

安竊憂卒然有非常之變誠宜令四府九卿各辟彼州數人其牧守令長子弟皆除爲冗官外以勸厲答其功勤內以拘致防其邪計修善其言更集四府皆從詔議於是辟西州豪傑爲掾屬拜牧守長吏子弟爲郎以安慰之

張奐上言東羌雖破餘種難盡段熲性輕果慮負敗難常宜且以恩降可無後悔詔書下熲熲復上言奐爲漢吏身當武職駐軍二年不能平寇虛欲修文戢戈招降獷敵誕辭空說僭而無徵何以言之昔先零作寇趙充國徙令居內煎當亂邊馬援遷之三輔

不可忘

始服終叛。至今爲梗。故遠識之士。以爲深憂。今傍郡戶口單少數爲羌所創毒而欲令降徒與之雜居是猶種枳棘於良田。養虺蛇於室內也。故臣奉大漢之威建長久之策欲絕其本根不使能殖本規三歲之費用五十四億今適朞年所耗未半而餘寇殘燼將向殄滅臣每奉詔書軍不內御願卒斯言一以任臣臨時量宜不失權便

桓帝時張奐遷安定屬國都尉初到職而南匈奴左薁鞬臺耆且渠伯德等七千餘人寇美稷東羌復舉種應之而奐壁唯有二百許人聞即勒兵而出軍吏

以爲力不敵叩頭爭止之奐不聽遂進屯長城收集
兵士遣將王衛招誘東羌因據龜茲使南匈奴不得
交通東羌諸豪遂相率與奐和親共擊薁鞬等連戰
破之伯德惶恐將其衆降郡界以寧羌豪帥感奐恩
德上馬二十匹先零酋長又遺金鐻八枚奐並受之
而召主簿於諸羌前以酒酹地曰使馬如羊不以入
廐使金如粟不以入懷悉以金馬還之羌性貪而貴
吏淸前有八都尉率好財貨爲所患苦及奐正身絜
已威化大行
靈帝時漢陽賊邊章韓遂與羌胡爲寇東侵三輔時

遣車騎將軍皇甫嵩西討之嵩請發烏桓三千人北軍中候鄒靖上言烏桓眾弱宜開募鮮卑事下四府大將軍掾韓卓議以為烏桓兵寡而與鮮卑世為仇敵若烏桓被發則鮮卑必襲其家烏桓聞之當復棄軍還救非唯無益於實乃更沮三軍之情鄒靖居近邊塞究其態詐若令靖募鮮卑輕騎五千必有破敵之效應劭駁曰鮮卑隔在漠北犬羊為羣無君長之帥廬落之居而天性貪暴不拘信義故數犯障塞且無寧歲唯至互市乃來靡服苟欲中國珍貨非為畏威懷德計獲事足旋踵為害是以朝家外而不內蓋

爲此也往者匈奴反叛度遼將軍馬續烏桓校尉王元發鮮卑五千餘騎又威武太守趙沖亦率鮮卑征討叛羌斬獲醜虜旣不足言而鮮卑越溢多爲不法裁以軍令則忿戾作亂制御小緩則陸掠殘害劫居人鈔商旅噉人牛羊略人兵馬得賞旣多不肯去復欲以物買鐵邊將不聽便取縑帛聚欲燒之邊將恐怖畏其反叛辭謝撫順無敢拒違今狡寇未殄而羌爲巨害如或致悔其可追乎臣愚以爲可募隴西羌胡守善不叛者簡其精勇多其牢賞太守李參沈靜有謀必能獎厲得其死力當思漸消之略不可倉卒

望也

八編類纂卷之八十四

大學衍義補

刑類　愼刑憲

總論制刑之義

彖曰頤中有物、曰噬嗑噬嗑而亨剛柔分。動而明雷電合而章柔得中而上行雖不當位利用獄也

象曰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勑法

旅之象曰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愼用刑、而不留獄。

豐之象曰雷電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

書舜典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

作贖刑眚災肆赦怙終賊刑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

帝曰皐陶蠻夷猾亂也夏寇劫人曰寇賊殺人曰賊姦在外曰姦宄在內曰宄汝作士理官也五刑有服服服其罪五服三就五流五等象刑之當宥者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

朱熹曰服服其罪也呂刑所謂上服下服是也三就孔氏以為大罪於原野大夫於朝士於市竊恐惟大辟棄之公市宮辟則下蠶室餘刑亦就屏處蓋非死刑不欲使風中其瘡誤而至死聖人之仁也五流五等象刑之當宥者也五宅三居者流雖有五而宅之但為三等之居孔氏以為大罪居於

此念亦不仁

不能得于是于公辭疾去吏太守竟殺孝婦郡中枯旱三年後太守至卜求其故于公曰孝婦不當死前太守強殺之咎當在此於是殺牛祭孝婦冢太守以下自至焉天立大雨歲豐熟郡中以至益敬重所公于公築治廬舍謂匠人曰爲我高門我治獄未嘗有所寃我後世必有封者令容高蓋駟馬車及子封爲西平侯

孟嘗字伯周會稽上虞人也其先三世爲郡吏並伏節死難嘗少脩操行仕郡爲戶曹吏上虞有寡婦至孝養姑姑年老壽終夫女弟先懷嫌忌乃誣婦厭苦

供養、加鴆其母、列訟縣庭、郡不加尋察、遂結竟其罪嘗先知枉狀、備言之於太守、太守不為理、嘗哀泣外門、因謝病去、婦竟冤死、自是郡中連旱二年、禱請無所獲、後太守殷丹到官、訪問其故、嘗詣府具陳寡婦冤誣之事、因曰、昔東海孝婦感天致旱、于公一言甘澤時降、宜戮訟者、以謝冤魂、庶幽枉獲申、時雨可期丹從之、即刑訟女而祭婦墓、天應澍雨、穀稼以登

霍光持刑罰嚴、延年輔之以寬、治燕王獄、時御史大夫桑弘羊子遷亡、過父故吏侯使吳、後遷捕得伏法會赦、侯使吳自出繫獄、廷尉王平與少府徐仁雜治

之事。蓋矜喜之心生。刑罰之所由不中也。

立政曰和我庶獄庶愼時則勿有閒之又曰繼自今文子文孫其勿誤於庶獄庶愼惟正是乂之又曰今文子文孫孺子王矣其勿誤于庶獄惟有司之牧夫

呂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

蔡沈曰典禮也伯夷降天地人之三禮以折民之邪妄

臣按禍亂之興多起於民之干犯禮典民神雜揉妖誕肆興則人心不正而禍亂作矣伯夷作秩宗降下祀天神享人鬼祭地祇之三典播告

之修著爲格令使夫蚩蚩蠢蠢之民皆知人各有所當祭之鬼神非此族也不在祀典是以各安其分而不敢瀆齊盟行僭禮舉淫祀習妖術由是常道明而人心正所以不犯于有司是則伯夷所降之典其禮儀等級雖非一端而折絕斯民之邪心妄念惟在於刑焉耳所謂折民惟刑意或在此歟

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祗德

蔡沈曰舜命皋陶爲士制百姓于刑辟之中所以檢其心而教以祗德也

臣按呂刑雖周穆王所作然必有所傳授非虛言也夫伯夷禮官也所降者典而折民惟刑臯陶刑官也所制者刑而教民祗德可見有虞爲治專以禮教爲主而刑辟特以輔其所不及焉耳禮典之降而折以刑所以遏其邪妄之念而止刑辟於未然刑罰之制而教以德所以啓其祗敬之心而制刑辟於已然

穆穆在上明明在下灼于四方罔不惟德之勤故乃明于刑之中率乂于民棐彝

蔡沈曰穆穆者和敬之容也明明者精白之容也

灼于四方者穆穆明明輝光發越而四達也君臣之德昭明如是故民皆觀感動盪爲善而不能自已也如是而猶有未化者故士師明于刑之中率乂于民輔其常性所謂刑罰之精華也

天齊于民俾我一日非終惟終在人爾尚敬逆天命以奉我一人雖畏勿畏雖休勿休惟敬五刑以成三德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永

蔡沈曰刑獄非所恃以爲治也天以是整齊亂民使我爲一日之用而已非終即康誥小罪非終之謂言過之眚宥者惟終即康誥大罪惟終之謂言

罪之當辟者、非終惟終、皆非我得輕重、惟在夫人所犯耳、爾當敬逆天命、以承我一人畏辟之也、休宥之也、我雖以爲辟、爾惟勿辟、我雖以爲宥、爾惟勿宥、惟敬乎五刑之用、以成剛柔正直之德、則君慶於上、民賴於下、而安寧之福、其永久而不替矣、

王曰吁來有邦有土告爾祥刑、在今爾安百姓何擇非人、何敬非刑、何度非及、

吳澂曰刑而曰祥刑、葢慈良惻怛、詳審謹重主之以不忍、行之以不得已、所以謂之祥也、在今日欲安百姓何者當擇非人乎、何者當敬非刑乎、何者

當揆度非及乎人謂用刑者用之不當刑之所加猶罰及爾身之及

臣按蘇軾謂罪非已造爲人所累曰及秦漢間謂之逮獄吏以不遺支黨爲忠以多逮廣繫爲利漢大獄有逮萬人者國之安危運祚長短咸寄於此噫漢獄之逮最多者皆在末造之世使當高文光武明章之世得張釋之于定國輩爲廷尉無此也

輕重諸罰有權刑罰世輕世重惟齊非齊有倫有要

蔡沈曰罰之輕重亦皆有權權者進退推移以求

其輕重之宜隨時爲輕重輕重諸罰有權者權一人之輕重也刑罰世輕世重者權一世之輕重也惟齊非齊者法之權也有倫有要者法之經也言刑罰雖惟權變是適而齊之以不齊焉至其倫要所在蓋有截然不可紊者矣

王曰嗚呼嗣孫嗣世子孫今往何監視也非德于民之中尚明聽之哉哲人惟刑無疆之辭屬于五極咸中有慶受王嘉師善衆也監于茲祥刑

蔡沈曰此詔來世也言今往何所監視非用刑成德而能全民所受之中者乎下文哲人即所當監

者、五極、五刑也、明哲之人、用刑而有無窮之譽、蓋由五刑咸得其中、所以有慶也、諸侯受天子良民善衆、當監視于此祥刑、

周禮乃立秋官司寇使帥其屬而掌邦禁以佐王刑邦國

大司寇之職掌建邦之三典以佐王刑邦國詰四方一曰刑新國用輕典二曰刑平國用中典三曰刑亂國用重典

臣按

聖祖作爲條訓以示子孫有曰朕自起兵至今四

十餘年人情善惡眞僞無不歷涉其中姦頑刁詐之徒情犯深重灼然無疑者特令法外加刑使人知所警懼不敢輕易犯法然此特權時處置頓挫姦頑非守成之君所常用以後子孫做

皇帝時止守律與

大誥並不許用黥刺剕劓閹割之刑敢有請用此刑者將犯人凌遲全家處死由是觀之可見

聖祖以亂國待前元而用重刑蓋非得已也

以五刑糾（察也）萬民一曰野刑上功（農功也）糾力（勤力也）二曰軍刑上命（謂將命）糾守（謂不失部伍）三曰鄉刑上德（謂六德）

糾孝謂善事父母四曰官刑上能謂能其事糾職謂修其職五曰國刑上愿愨慎也糾暴暴當作恭不恭者當糾也

大戴禮刑罰者御人之銜勒也吏者轡也刑者筴也天子御者內史太史左史手也古者以法爲銜勒以刑爲筴以人爲手而御天下公家不畜刑人大夫不養士遇之途不與之言屏諸四方惟其所之不及以政不欲生之故也

禮記凡制斷也五刑必卽天倫天理也郵與尤同責也罰麗於事

凡聽五刑之訟必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權之

意論輕重之序慎測淺深之量以列之悉其聰明致其忠愛以盡之

凡作刑罰輕無赦刑者侀也侀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

鄭玄曰侀是刑體

子曰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要君者無上非聖人者無法非孝者無親此大亂之道也

光武建武十四年羣臣上言古者肉刑嚴重則人畏法令今憲律輕薄故姦軌不勝宜增科禁以防其源詔下公卿杜林奏曰古之明王深識遠慮動居其厚

不防後辟周之五刑不過三千大漢初興詳覽失得破矩為圜斲雕為樸蠲除苛政更立疏網海內歡欣人懷寬德及至其後漸以滋章吹毛索瘢詆欺無限果桃菜茹之饋集以成贓小事無妨於義以為大戮故國無廉士家無全行至於法不能禁令不能止上下相遁為獘彌深臣愚以為宜如舊制帝從之

定律令之制

舜典曰象以典刑

夏作禹刑

湯制官刑儆于有位

周禮正月之吉始和布刑于邦國都鄙乃縣刑象之法于象魏使萬民觀刑象挾日凡十日而斂之

臣按成周刑典之設既布于邦國都鄙又縣之象魏惟恐民之不知而誤犯也。夫設法令以待天下。固將使民易避而難犯。顧乃深藏於理官法家。自典正職掌之官。猶不能徧知。況愚夫細民哉。

士師之職掌國之五禁之法以左右助也刑罰一曰宮禁王宮二曰官禁官府三曰國禁城中四曰野禁郊野五曰軍禁軍旅皆以木鐸徇之于朝書而縣于門閭巷門曰閭

鄭玄曰古之禁書亡矣今官門有符籍官府有無故擅入城門野有田律軍有囂讙夜行之制

以五戒先後刑罰毋使罪麗于民一曰誓用之于軍旅二曰誥用之于會同三曰禁用諸田役四曰糾用諸國中五曰憲用諸都鄙

臣按以五戒先後刑罰即唐宋之律而有名例職制勅令格式之意也

司刑掌五刑之法以麗（麗附也）萬民之罪墨（墨刻額而涅之）罪五百劓（劓割其鼻）罪五百宮（宮丈夫割勢女子幽閉）罪五百剕（剕截其足）罪五百殺（殺死也）罪五百若司寇斷獄弊訟則以五刑之法詔

刑罰而以辨罪之輕重

臣按五刑之名始見于虞書然未有其目也著其目始于此

司約掌邦國及萬民之約劑治神之約爲上治民之約次之治地之約次之治功之約次之治器之約次之治摯之約次之

禁殺戮掌司斬殺戮者凡傷人見血而不以告者攘獄者遏訟者以告而誅之

吳徵曰攘獄謂罪人之劫獄者遏訟止遏民訟也

禁暴氏掌禁庶民之亂暴力正者撟誣犯禁者作言

語而不言者以告而誅之

鄭玄曰力正者以力強得正也

臣按成周之世未有律令之書凡秋官司寇所設之官屬所掌之刑禁凡所當禁約施行者卽後世法律之條件也說者謂秋官自禁殺戮至修閭氏八官皆幾防盜賊姦軌者較之今律斬殺戮卽今之人命律攘獄卽今之刼囚律過訟卽今之告狀不受律

呂刑曰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剕刖足也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死刑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

三千上下比罪無僭亂辭勿用不行惟察惟法其審克之

陳大猷曰三千者法之正條載之刑書者也刑如律比如例法有限情無窮三千之屬衆矣猶不能盡天下之情罪以此知人情無窮而法不可獨任也既無正律復僭亂而無定辭將安所據依乎且又有比例昔嘗有之而今不可行者矣必無差亂其辭而妄比附勿用今不可行之法而強比附如漢長安賈人與渾邪王市者罪當死凡五百餘人汲黯曰愚民安所知市買長安中而文吏以爲闌

出財物如邊關乎此類乃以不可行者比附也
臣按古者任人不任法法所載者任法法不載者參以人上下比罪是也以其罪而比附之上刑則見其重以其罪而比附之下刑則見其輕故於輕重之間裁酌之然必以辭為主辭若僭亂情與罪不相合是不可行者也當勿用其不可行之法惟當察其情求之法二者合而後允當乎人情法意是乃可行者也在審克之而已是說雖以解經然而萬世之下律文所不該載者有比附之法莫切於此所謂察之情求之法比

之上。刑不。重。比之。下。刑不。輕而參酌於輕重之間。必允當乎人情法意可謂審克之意矣。

春秋左氏傳昭公六年鄭人鑄刑書。鑄刑書於鼎以為國之常法叔向使詒遺也子產書曰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為刑辟懼民之有爭心也民知有辟則不忌於上並有爭心以徵於書而徼幸以成之弗可為矣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三辟之刑皆叔世也今吾子相鄭國制參辟鑄刑書將以靖民不亦難乎民知爭端矣將棄禮而徵於書錐刀之末將盡爭之亂獄滋豐賄賂並行終子之世鄭其

敗乎肸聞之國將亡必多制其此之謂乎

昭公二十九年晉鑄刑鼎著范宣子所爲刑書焉仲尼曰晉其亡乎失其度矣夫晉國將守唐叔之所受法度以經緯其民卿大夫以序守之民是以能尊其貴貴是以能守其業貴賤不愆所謂度也今棄其度也而爲刑鼎民在鼎矣

魏文侯時李悝著法經六篇一盜法二賊法三囚法四捕法五雜法六具法

臣按刑法之著爲書始于此成周之時雖有禁法著于掮官然皆官守之事分繫于其所職掌

未有成書也然五刑之目其屬各有多少五等之刑各以類而相從焉著之篇章分其事類以爲詮次則於此乎始

漢高祖初入咸陽與民約法三章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餘悉除去秦苛法後以三章之法不足以禦姦遂令蕭何攈摭秦法定律令除參夷連坐之法增部主見知之條與李悝所造六篇益事律擅興廄戶三篇合爲九篇叔孫通益律所未及傍章十八篇

臣按律之名始見於此春秋之時子產所鑄者謂之刑書戰國之世李悝所著者謂之法經未

以律爲名也禮記雖有加地進律之文析言破律之誅解者謂進律爲爵命之等破律雖以法律言然王制漢文帝時博士刺經所作固以出蕭何之後也律之言昉於虞書葢度量衡受法於律積黍以盈無錙銖爽忽度之長短衡之輕重量之多寡莫不於此取正律以著法所以裁制羣情斷定請罪亦猶六律正度量衡也故制刑之書以律名焉

文帝元年詔曰法者治之正所以禁暴而衞善人也今犯法者已論而使無罪之父母妻子同產坐之及

以此為誹而猶有祕祝議肉刑者

為收帑也予
朕甚弗取其議除收帑諸相坐律令
十三年下令曰蓋聞有虞氏之時畫衣冠異章服以
為戮而民弗犯何治之至也今法有肉刑三而姦不
止其咎安在非乃朕德薄而教不明歟吾甚自愧故
夫訓道不純而愚民陷焉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
今人有過教未施而刑已加焉或欲改行為善而道
亡繇至朕甚憐之夫刑至斷支體刻肌膚終身不息
生也何其刑之痛而不德也豈為民父母之意其除肉
刑有以易之及令罪人各以輕重不亡逃有年而免
其不亡逃者滿其年數免為庶人具為令

馬端臨曰古者五刑皆肉刑也孝文詔謂今有肉刑三而姦不止註謂黥劓斬趾三者遂以髡鉗代黥笞三百代劓笞五百代斬趾獨不及宮刑至景帝元年詔言孝文皇帝除宮刑出美人重絕人之世也則知文帝并宮刑除之至景帝中元年赦徙作陽陵者死罪欲腐者許之而武帝時李延年司馬遷張安世兄賀皆坐腐刑則是因景帝中元年之後宮刑復用而以施之死罪之情輕者不常用也

臣按後世以笞箠爲刑始此夫三代以前所謂

肉刑者墨劓剕宮大辟也至漢初僅有三焉黥劓斬趾而已文帝感淳于公少女緹縈之言始下詔除之遂以髡鉗代黥笞三百代劓笞五百代斬趾自是以來天下之人犯法者始免斷支體刻肌膚百世之下人得以全其身不絕其類者文帝之德大矣

景帝中六年詔曰加笞者或致死而笞未畢朕甚憐之其減笞三百曰二百笞二百曰一百又笞者所以教之也其定箠令

孝武即位徵發煩數百姓貧耗窮民犯法酷吏擊斷

姦軌不勝於是進張湯趙禹之屬條定法令作見知故縱監臨部主之法（見知人犯法不舉爲故縱而所監臨部主有罪幷連坐）緩深故之罪急縱出之誅其後姦猾巧法轉相比況禁網寖密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九條千八百八十二事決事比（比以例相比況也）萬三千四百七十二事

臣按呂步舒治淮南獄死者數萬人由是推之則當時死者不知凡幾千百萬也

宣帝時涿郡太守鄭昌上疏言聖王立法明刑者非以爲治救衰亂之起也今明王躬垂明聽雖不置廷

平獄將自正若開後嗣不若刪定律令律令一定愚民知所避姦吏無所弄矣今不正其本而置廷平以理其末也政衰聽怠則廷平將招權而爲亂首矣

元帝初下詔曰夫律令者所以抑暴扶弱欲其難犯而易避也今律煩多而不約自典文者不能分明而欲羅元元之不逮斯豈刑中之意哉其議律令可蠲除輕減者條奏惟是便安百姓而已

臣按今之律文蒙唐之舊文讀者容或有所不逮伏乞

聖明簡命儒臣之通法意者爲之解釋必使人人

易曉不待思索考究而自有以得於言意之表

則愚民知所守而法吏不得以容情賣法矣

與此同旨聞之慨然

成帝河平中詔曰呂刑云五刑之屬三千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今大辟之刑千有餘條律令煩多百餘萬言奇請它比日以益滋其令中二千石二千石博士及明習律令者議減死刑及可蠲除約省者令較然易知條奏書不云乎惟刑之恤哉其審核之務準古法朕將盡心覽焉

臣按漢之律百有餘萬言可謂煩多矣而大辟之刑至千有餘條視成周時蓋數倍焉元成之

世奇請它比又曰盜滋多成帝下詔令中二千
石二千石博士及明習律令者議減死刑及可
蠲省約者可謂知所先務矣所謂奇請它比者
奇請謂常文之外別有所請以定罪也它比謂
引它類以比附之不主正律也分破律條妄生
端緒舞弄文法巧詆文致意所欲生即援輕比
意欲其死即引重側上不知其姦下莫測其故
我
朝律文比前代爲省約其條止四百六十其死
罪止二百二十用之餘百年于茲其中固有不

用者矣未聞有所增加也特所謂例者出於一時之建請權宜以救時弊者也歲月既久積累日多、

朝廷未聞公有折衷是以刑官猶得以意爲去取伏乞特下

明詔如漢人所云者、命在廷大臣及翰林儒臣會三法司官、將洪武元年以來、至于成化丁未以前事例通行稽考、會官集議、取其可爲萬世通行者節其繁文、截其要語、分類例條、以爲一書頒布中外、與

大明律並行。其成化丁未以後有建請者。或救
時弊。或達民情。則別爲一書。以俟他日之裁擇

光武時桓譚上疏曰今法令決事輕重不齊或一事
殊法。同罪異論姦吏得因緣爲市所欲活則出生議
所欲陷予死比是爲刑開二門也今可令通義理之
習法。律者校定科比一其法度班下郡國蠲除故條
如此天下知方而獄無寃濫矣

臣按漢去古未遠論事往往主於經義而言刑
者必與禮並。其原蓋出于呂刑。伯夷降典折民
惟刑。陳寵論刑。必欲大辟二百。耐罪以下二千

八百并爲三千以合於禮固似乎泥然其所平定惟取其應經合義者則定律之至言也至其子忠爲决事比請除叢室刑解贓吏三世禁錮狂易殺人得減死論毋子兄弟相代聽赦所代者蓋有補於世教可謂克肖其父矣裴頠謂刑書之文有限舛違之故無方故有臨時議處之制劉頌謂法欲必奉令主者守文理有窮塞使大臣釋滯事有時宜請人主權斷非此類不得出意妄議皆以法令從事二臣之言可以爲後世議處刑獄之法

隋定律令置十惡之條多採北齊之制而頗有損益一曰謀反二曰謀大逆三曰謀叛四曰惡逆五曰不道六曰大不敬七曰不孝八曰不睦九曰不義十曰內亂十惡及故殺人獄成者雖會赦猶除名

自隋以前死刑有五曰罄絞斬梟裂而流徒之刑鞭笞兼用數皆踰百至隋始定爲笞刑五自十至于五十杖刑五自六十至于百徒刑五自一年至于三年流刑三自千里至于三千里死刑二絞斬除其鞭刑及梟首轘裂之酷

臣按笞杖徒流死此後世之五刑也始於隋而

用於唐、以至於今日、萬世之下、不可易也、

唐之刑書有四曰律令格式令者尊卑貴賤之等數國家之制度也格者百官有司之所常行之事也式者其所常守之法也凡邦國之政必從事於此三者其有所違及人之爲惡而入於罪戾者一斷以律律之爲書因隋之舊爲有十二篇一曰名例二曰衛禁三曰職制四曰戶婚五曰廄庫六曰擅興七曰盜賊八曰鬪訟九曰詐僞十曰雜律十一曰捕亡十二曰斷獄其用刑有五一曰笞笞之爲言恥也凡過之小者箠撻以恥之漢用竹後世更以楚書曰扑作教刑

是也二曰杖杖者持也可持以擊也書曰鞭作官刑是也三曰徒徒者奴也蓋奴辱之周禮曰其奴男子入于罪隸任之以事寘之圜土而教之量其罪之輕重有年數而捨四曰流書曰流宥五刑謂不忍刑殺宥之于遠也五曰死乃古大辟之刑也唐因隋制高祖入京師約法十二條後詔裴寂等更撰律令凡律五百麗以五十三條流罪三皆加千里居作三歲至二歲半者悉為一歲餘無改焉太宗即位詔長孫無忌房玄齡等復定舊令玄齡等與法司增損隋律降大辟為流者九十二流為徒者七十一以為律定令

一千五百四十六條以爲令又刪武德以來勑三千餘條爲七百條以爲格又取尚書省列曹及諸等監十六衛計帳以爲式

臣按

本朝洪武六年命刑部尚書劉惟謙等 定諸律以協厥中而近代比例之繁姦吏可資以出入者咸痛革之每一篇成輒繕書上奏揭於西廡之壁

聖祖親御翰墨爲之裁定明年書成篇目一準於唐之舊采用已頒舊律二百八十八條續律百

二十八條舊令改律三十六條因事制律三十一條擬唐律以補遺一百二十三條合六百有六分爲十三卷其間或損或益或仍其舊務合輕重之宜其後以其比類成篇分合無統復爲釐正定爲吏戶禮兵刑工六類析十八篇以爲二十九約六百六條以爲四百六十析戶婚以爲戶役婚姻分鬬訟以爲鬬毆訴訟廐庫一也則分廐牧於兵倉庫於戶焉職制一也則分公式於吏受贓於刑焉名例舊五十七條今止存其十有五賊盜舊五十三條今止存其二十八

名雖沿於唐而實皆因時以定制緣情以制刑明詔會官計議本之經典酌諸事情揆之時宜凡律文於今有窒礙者明白詳著於本文之下若本無窒礙而所司偶因一事有所規避遂爲故事者則改正之仍勑法司自時厥後內外法司斷獄一遵

成憲若事有窒礙明白具

奏集議不許輒引前比違者治以專擅之罪

唐自房玄齡等更定律令格式訖太宗世用之無所變改高宗時又詔長孫無忌等增損格勅其曹司常

務曰留司格頒之天下曰散分格其後武后時有垂拱格玄宗時有開元格憲宗有開元格後敕文宗有太和格又有開成詳定格宣宗又以刑律分類爲門而附以格敕爲大中刑律統類

臣按宋趙冬曦之言謂立法貴乎下人盡知何必飾其文義簡其科條請更定科條直書其事毋假文飾以其准加減比附量情皆勿用之使愚夫愚婦聞之必悟切中後世律文之弊臣愚以爲今之律文多蒙於唐唐之律則蒙於隋也冬曦所論者雖曰隋唐之失然自隋以至于今

古今一律切考

今律爲卷三十爲條四百六十必欲不簡其科條不飾其文義惟直書其事顯明其義用世俗淺近之言備委曲詳盡之義所謂以准加減等文皆卽實以書明白著其文曰該得其罪該杖幾十所加者何罪所減者幾何使天下有目者所共見有耳者所共聞粗知文義者開卷卽了其義說者若謂

祖宗成憲不敢有所更變臣非敢欲有所更變也特欲於本文之下分書其所犯之罪所當用之

刑或輕或重或多或少或加或減皆定正名皆著實數使讀律者不用講解用律者不致差誤爾

宋法制因唐律令格式而隨時損益則有編敕一司一路一州一縣又別有敕神宗以律不足以周事情凡律所不載一斷以敕乃更其目曰敕令格式而律恒存乎敕之外曰禁於未然之謂敕禁於已然之謂令設於此以待彼之謂格使彼效之之謂式凡入笞杖徒流死自名例以下至斷獄十有二門麗刑名輕重皆爲敕自品官以下至斷獄三十五門約束宗止

者皆爲令命官之等十有七吏庶人之賞等七十有七又有倍全分釐之級凡五等有等級高下者皆爲格表奏帳籍關諜符檄之類有體製模楷者爲式

臣按唐有律律之外又有令格式宋初因之至神宗更其目曰敕令格式所謂敕者兼唐之律也我

聖祖於登極之初洪武元年即爲大明令一百四十五條頒行天下至六年始命刑部尚書劉惟謙等造律文又有洪武禮制諸司職掌之作與大誥三編及大誥武臣等書凡唐宋所謂律

令格式與其編敕皆在是也但不用唐宋之舊名爾伏讀

祖訓訓誥之辭有曰子孫做皇帝時止守律與大誥而不及令而諸司職掌於刑部都官科下具載死罪止載律與大誥中所條者可見也是誥與律乃

朝廷所當世守法司所當遵行者也事有律不載而具于令者據其文而援以爲證用以請之于

上可也此又明法者之所當知

徽宗崇寧元年臣僚言三省六曹所守者法法所不載然後用例今類引例而破法此何理哉請取前後所用例以類編修與法妨者去之

臣按法者祖宗所制百世之典例者臣僚所建一時所宜法所不載而後用例可也既有法矣何用例為